

壺川馮世瀛書權采輯

邢江晉佩古齋主人重校

禹貢下

九州攸同 此總叙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曰九州攸同下文四隣既宅至四海會同皆其目也故孔傳云所  
 同事在下也正義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吳氏云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  
 未治者也禹貢雖指古字州與洲通爾雅水中可居曰洲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為高土故曰九州今按  
 禮記祭法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管子曰神農作殖五穀九州之民乃  
 知穀食地理志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陸氏釋文引周公職祿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  
 州帝王世紀顓頊帝營建萬國而制九州杜氏通輿亦云顓帝置九州帝嚳受之州之為州也尚矣誠如許  
 氏所言崇義農之世亦嘗有洪水乎舜典疏云天地之勢四面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  
 州居水內故以此為名其在一州之上分為九州耳此說近是蓋自羲農以來並為九州但其名與疆域容  
 有不同故黃帝顓頊亦稱建置曰知錄云夏商之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里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  
 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曰分則不循其舊可知矣說尤得之

九山刊旅 九山之名說者不一左傳以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為九州之險淮南子以會稽泰山王  
 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為九山與禹貢皆不合故史記索隱釋九道山以沂壺口底柱太行西傾  
 熊耳嶧冢內方汝當之然禹之所導自沂至數淺原凡二十七何獨取于此九山如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  
 岳外方衡山豈反不及底柱內方等耶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以皆不在此數耶其謬  
 不待辨而可知矣禹貢雖指據魯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注九土九州之土左傳虞  
 人箴茫茫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杜預注九州之道此及正義既分海內以為九州遂皆以九言之云云  
 皆可與經相發明然則九山當從孔傳總指九州名山言者為正刊旅者呂氏云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場  
 而旅祭以告成功也主氏權則以刊旅為舉始末以包中間蓋刊者隨山之事旅者告祭之名九州之山皆  
 已刊旅見非特四列之所隨梁雍之所旅而已也

四海會同 四海會同孔傳云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此以四海為即萬國九州之義也爾

釋地則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孔穎達正義及張氏皆主之至蔡傳乃謂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始與舊解為異案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禹貢九州之外即是四海初不以海水之遠近為限故劉向說范亦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也自宋儒攬棄古訓直以海為海水不思水各有所歸此意已包括在九州攸同句中何煩再贅且禹貢諸水皆入東海惟黑水入于南海其西海北海不見于經至禮祭義方有北海西海之稱而注家不詳其地故通儒多主爾雅說誰孔疏以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釋會同二字此制乃周禮堯時未必即有此名是為不可從耳

錫土姓

錫土姓句孔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正義謂周

語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之類皆因生賜姓之事此以錫土姓為一事也林少穎則謂錫土姓者于是可以疆理天下而成五服也如契封于商賜姓子氏稷封于郟賜姓姬氏必在此時金仁山亦謂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此以錫土錫姓各為一事按孔傳所言本隱八年左氏所載衆仲語然原文於因生賜姓之下繼之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注云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瀉洶故陳爲嬭姓而命氏曰陳正義所謂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是錫土錫姓本屬二事而有土則有氏經不言氏其所重在賜姓姓非有德者不得賜故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而已三代以下姓氏不分如司馬遷史記于五帝本紀曰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子秦本紀曰柏翳姓嬴氏于高祖本紀則曰姓劉氏而姓氏之則棄矣

甸服

孔傳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正義視方千里二句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注去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蔡傳甸訓田服訓事言皆田賦

之事故謂之甸服王氏則謂甸者井收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呂氏亦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之一字見井收之法至此已成說與二孔及蔡微異禹貢雖指云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邱甸之王呂之說本此然井收偏于中邦而甸服則惟千里當以安國解為正至陳氏云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明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意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此

亦是推說而于諸家皆可融貫與經旨殊無抵牾也

三百里納糶服

糶或作稽孔傳云稟也正義郊特牲云莞簞之安而稟積之設稽亦稟也去穗送稟易于送

穗故為遠者輕也蔡傳以稟積義複而稽之納當稍輕于解故以半稟去皮曰稽釋之但馬融亦云去其穎

為稽以納稽之不兼粟不獨孔傳云然也服傳以為服稟役疏謂于三百里外言服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

王事以服字通縮上下于文義不協王氏云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于畿內移用故其稅薄于服米而又使

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此說較為妥善若兼服

內外四百里之稟役則財雖省而力太勞恐亦無是理惟仁山金氏以為代外二百里轉輸粟米于都而其

義始盡蓋三百之民受遠郊之粟米而為之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可見帝王之法賦役原不兩重故下文

粟米不言納也

百里采

此言侯服內百里卿大夫子此有采地也采之為義孔傳云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申之曰采訓

為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春秋傳正義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漢書刑法

志顏師古注則謂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采察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采地云地以種菜非

也數說不同胡氏渭謂因官食地者近是案禮運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故周官六

鄉之外為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為大夫之采地小都為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為王子弟所食邑但周

制采地在畿內此則在畿外傳同叔曰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

密而分畫詳采地不得不移之內也據此則夏元肅謂侯服之采為邦國圃田所以待天子之子弟世遠族

蕃者其說非矣

二百里蔡

蔡孔傳訓法謂法三百里而差簡正義蔡之為法無正訓也教簡于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

去京師彌遠差役簡易言其不能平常也禹貢錐指云蔡訓法他書所未有不可從左傳蔡叔凡再見昭

元年傳定四年傳杜注俱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素葛反說文作樂音同字从殺下米謂糶糶散之也然

則蔡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蔡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加點

以讀之者尚書蔡仲之命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孔傳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

名是放蔡叔之事由此觀之蔡之為放無可疑者而顧達不取以釋經欲順傳為文耳案蔡鄭又訓殺尚書



後案謂張參五經文字云爨春秋多借蔡爲之鄭讀爲殺蓋古音也但鄭讀殺而殺爲殺滅其賦則亦是孔傳簡字之義與左傳注殊未知其何據也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蠻王肅訓慢謂禮義簡慢正義云鄭謂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緝

也其意言緝是繩蠻者以繩束物之名與王說不同然上文夷既訓易則蠻字之解當以王氏爲正流孔傳

訓移言政教隨其俗正義云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隨其去來不復蠻東之也劉氏飲謂流

如流共工之流說較優于二孔蓋隨水草音收轉移惟北方塞外諸國爲然其餘則未之聞况蔡之義既從

放則流自當主流罪人言蔡傳以下所以多從劉說也又要服外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亦是夷也而謂之

蔡荒服三百里蠻其外二百里亦是蠻也而謂之流者林少穎云其地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而先王

不忍殺之者則投之于最遠之地故于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于此其爲蠻夷之地則

蒙上文可見也胡肫明亦以五服之義率以前包後旬服舉天子以見諸侯非謂其外無田賦也侯服有諸

侯自此始非謂其外無諸侯也綏服授文教奮武衛謂授之奮之自此始非謂其外無文教武衛也然則夷

蔡蠻流亦謂要荒本邊鄙爲流放罪人之地非以此二百里爲非蠻夷也學者于此求其意勿泥其辭則善

矣

西被子流沙 被顏氏訓加吳氏謂如衣被之被流沙一在張掖漢志居延澤在居延東北古文以爲流沙一

在燉煌通典燉煌即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是也然經云西被子流沙而居延澤在張掖

東北自當以在燉煌者爲正至王制所謂流沙去西河千里而遙其地甚近非禹貢所謂流沙矣大抵西北

塞外其沙多流如五代史稱高居誨使于闐遠云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樹

沙至三公沙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尤廣自甘州西始涉磧積西百五十里至肅州渡金河出玉

門關至瓜州沙州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元和志鳴沙縣東北至靈州一百

二十里隋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又夢溪筆證云余在居延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何謂范河乃

流人謂沙漳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

則人馬輒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即流沙也觀諸書所載則靈州之地已有砂磧王制所謂流沙當在鳴沙廢

縣界中蓋其地東北距河適千里而遙也自此以西砂磧愈廣而東西三千里之徑數至此而止故曰西不

盤流沙儒者不察遂以此爲西被之流沙因謂禹貢九州之境不過方三千里而要荒割爲異域宜五服五

于之議而不明也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元圭元色之圭也元圭之錫王氏以爲告成功于堯蔡氏沈王氏樵以爲告成功于舜

然是時堯老舜攝謂禹以水土之平上之于舜而歸之于堯于義尚得相通若孔傳云禹加功于四海故堯

錫元圭以彰顯之則非是蓋錫之爲言與也下與上皆可以錫稱如師錫帝曰及九江納錫大圭是其證也

且經言禹錫不言錫禹其爲禹之錫上明甚林少穎猶云以臣錫君載籍恐無此事當是以元圭告成于天

耳案易益六三爻辭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此非臣錫君之見于載藉者乎至蘇氏謂禹以治水得天下故

從而尚黑帝錫禹以元圭爲水德之瑞蔡傳取之然經文不言帝錫終屬臆度之辭或據尙書璇璣鈴云禹

開龍門導積石元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謂蘇氏云云不爲無因不知緯書之首多龐雜不經即果

有之或亦禹治水時得一元色之玉異于常玉故琢以爲圭而獻之于上以玉色元斯謂之元圭天功水德

禹未嘗有意于其間也

甘誓 書叙云啓作甘誓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作甘誓此以伐有扈者啓也蔡傳

以下皆主之墨子明鬼篇則作禹誓引此文莊子人間世篇亦云禹攻有扈國爲虛厲此以有扈之伐

爲禹事至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孫觀察尙書今古文注

疏謂相當爲柏字引呂氏召類篇禹攻曹魏屈敖有扈以行其教則所云柏者謂伯禹也案以柏爲伯

于義究屬無徵惟說苑正理篇亦云禹與有扈氏三陳而不服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請服則以甘誓

爲禹事或古文舊有此說亦未可知若淮南齊俗訓云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夏敖之庶兄也

以堯舜舉賢禹獨興子故伐啓啓亡之云云則不知其所據何書且與諸家云禹伐有扈者亦絕相違

異殆臆造之說不足置辨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甘孔傳以爲地名馬融以爲水名攷水經注渭水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

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贊陽官西又北逕五柞官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于

是亭是甘之爲地以水得名馬氏說是也鄠縣屬今陝西西安府六卿蔡傳本鄭孔二家以六卿與六卿之

卿爲一說者疑六卿非冢宰至司空之六卿蓋古之六卿別有此六卿也若以爲卽王之六卿彼冢宰統百

專 集 經 卷 九 夏 書 禹 貢

官豈有無事時擊其鄉之教令而屬于司徒有事時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屬于司馬之理然考之周禮六卿之外別無所謂六卿者唐虞時當亦然且天子親征六卿必從自應以夔傳爲正但空國而出事亦非宜或家宰自攝國政其屬之司馬者特其官屬歟書大戰于甘者古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親率大軍以出而有屬恃強怙惡敢與天子抗衡不特如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故書曰大戰所以深著有慮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威侮五行 威侮五行蔡傳訓威爲暴珍侮爲輕忽語極簡明後世說經家乃多主孔穎達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之訓或且援後漢書杜詩傳威侮二垂注云威虐也侮慢也以證孔說之可信不思五行者即洪範所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是也五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人亦何能威虐之故王氏經義述聞疑威字當作威謂威者蔑之借假也蔑輕也蔑侮五行言輕慢五行也引逸周書克殷篇侮威神祗不祀及說苑指武篇崇侯虎蔑侮父兄皆蔑侮連文謂威與威字形相似故訛而爲威此論辨而有理然須破字要不若蔡傳之作暴珍解者爲不煩辭費矣且五事五常皆與五行相配陳氏大猷所以謂凡習五常之道拂長生收斂之宜皆威侮五行類也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意棄三正 三正鄭康成以爲天地人之正道孔疏引繫辭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謂意棄三正者意棄天地人之正道也惟馬氏融以建子建丑建寅爲三正而後儒多從之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始赤赤者盛陽氣也故周爲天正氣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書微子疏引大傳云周人以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又白虎通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也三統謂三微之月是三正之說非馬氏一人之私言但改正之事三代前無之且有愿齋說云夏同姓國也廢前代正朔何得爲罪若但廢本朝之正朔則又無緣兼三正似鄭孔之主天地人之正道者于義爲長也

勦字辨 勦說文刀部作勦訓絕也从刀彙聲引夏書天用勦絕其命釋文勦音子六反玉篇音子小反馬融本乃作勦與玉篇切韻同而釋文原本子六之音獨存于集韻一屋但依新定釋文誤改其字作勦耳尚書撰異云玉篇勦子小切絕也一作勦陸法言切韻勦絕也子小切與勦同蓋馬本作勦即勦字之異者衛包



謂剗爲古文而改爲剗亦無不是乃竟改爲从力之勦于是張參五經文字力部勦音楚交切云見禮記又子小切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剗字此序例所謂唯今文尙書改就今字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而不知衛包巨謬非可附和也開寶中依衛包改釋文既改大書之剗爲剗後將馬本作剗剗字改爲巢重紕地謬不可讀矣惟玉篇廣韻多有仍舊之美从力之字訓勞从刀之字訓絕至集韻乃于一屋內有从力之勦而又訓爲載羣經音辨刀部亦有勦絕也之訓蓋皆惑于新定釋文故也按勦則二字俗多不分此論最爲詳蓋故備錄之

予則擊戮汝 蔡傳擊子也擊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此本二孔氏舊說蓋戰危事也不重其罰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一說戮辱也擊戮猶秋官司厲擊男子以爲罪隸之擊古人以辱爲戮謂戮辱之以爲辱耳古者罰弗及嗣擊戮之刑非三代所宜有也案周禮掌戮鄭注訓戮爲辱左傳楚子文治兵于攄終朝而攄不戮一人夷之蒐季戮與駢與駢之人盡欲殺賈以報史駢曰不可林少穎援此以爲戮者但加心辱之證或說誠非無據也然以上文例之不應一戮而二義故蔡氏謂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擊戮汝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尙有剗殄滅之無遺育之文則啓之誓師豈爲過哉此可以破或說之惑矣

### 五子之歌

夏本紀帝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與書序說同而鄭康成以此篇爲逸

今五子之歌通儒皆疑是後人僞撰據離騷啓九辯興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衛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故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居閭巷失尊位也是大康之失國以淫樂不以遊政也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覓磐以力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草間于天天用弗式說者以此爲卽五子之歌之辭或又謂墨子所云武觀卽五觀五觀卽五子也以封于觀故稱五觀水經注頓邱縣故城古文尙書以爲觀地是也汲郡古文云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楚語土媿曰啓有五觀春秋傳云夏有觀厲與逸書所載皆合是五子亦淫佚作亂之人安能述禹戒以垂後世也諸家所疑大抵如此第書序及史記俱言太康失國而五子作歌今以墨子所載卽其歌辭恐亦未足徵信也

有窮后羿二句 蔡傳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案水經注云鬲縣故有窮后國地理今釋謂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是其地也陳氏師凱據襄四年左傳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杜預注云鉏羿本國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有窮氏所遷也二說皆有所本未詳孰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者謂羿因太康之虐民不堪命故距于河使不得返也呂氏祖謙曰姦雄何世無之惟在我之理既堅且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間隙後必投之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關石和鈞 關石和鈞朱子語類謂只是鈞石之名故蔡傳關訓通和訓平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見人情兩平無乘爭之意黃氏度亦謂關者輕重之所由通和者輕重之所由平惟周語單穆公引夏書關石和鈞二句鈞作均韋昭注云關門闢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懷蓋亦襲用韋說然以上文例之則典則所以治天下者法度之大治之本也鈞石所以一天下者法度之小治之末也蔡氏謂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于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此見聖王為後世子孫慮至詳至遠云云實不易之論非韋左所能及也

允征 允蔡傳云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營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允侯以掌六師允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夫子錄其書其以是歟

惟仲康暨位四海 仲康太康之弟允侯允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蔡傳仲康始即位即命允侯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暨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得以翦羿之羽翼而終其世羿莫敢逞也或曰蘇氏以為羲和貳于羿忠于夏者故羿假仲康命允侯征之案篇首言仲康暨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又曰允旨承王命徂征詳玩文意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允侯之為專征果且為篡弒所假則亂臣賊子之書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為是說者由不知仲康之立本在河南故疑羿為挾天子之命而反加羲和以忠夏之名故仲康不惟不見自振之善且有德羿紿兄之嫌而此篇全文俱



爲不庸此金氏履祥爲闢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蔡傳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 漢書作輯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

食于房宿也或以房爲房星正義云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

舍之處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則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止可推算而知之近代善麻者

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君子慎疑故以日在之宿爲文也案辰弗集房之食唐一行麻議謂新

麻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元授時麻則謂癸巳年九月庚戌朔絕無食且以歷年攷

之仲康五年乃丙寅也癸巳去丙寅後二十七年就使九月朔有食亦非書所載之食况本不食乎一說帝

堯時大概春在昴秋在房仲康去堯未遠依此爲定故得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其實房漸移東是日尚在

氏未度也吳守一日食實疑又謂仲康六年丁卯九月辛巳朔日食以冬至日適虛六度起算則是朔食房

二度八十五分將出食限所食甚微故義和未之知也衆說參差無定論詳癸巳年九月庚戌朔日食本

竹書紀年之文而三統紀年多于竹書帝王世紀等書復多于三統蓋麻家立法固皆以近測爲根仍必遠

證之經傳當時書籍未廣世祚無徵故作麻者無難以一手障衆人之目損益遷就以合于新法焉然則諸

家所推前古氣朔交食雖若確有可憑要其爲何王之世則仍有未可信者也

先時者殺無赦二句 先時不及時 林氏謂是警衆之辭非言昏迷也天象之人朱子謂以上文考之林說非

是蔡傳故用孔安國舊說以爲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常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閏聞知

是固于先王後時之誅矣陳氏則中林氏意謂政典司馬所掌允侯爲大司馬故引政典以勅戒吏士先時

不及時言先後失師期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政典以下云云合之上文固未爲不合然疑殺無赦

之刑施之先時不及時則或有推算小誤所差在時刻遲速間者一以此刑概之似太重若以此屬之下節

爲以爾有衆發端則于兵家紀律之嚴似不嫌其過也

商書 書凡十七篇皆商時史官記商家一代之事故曰商書 商邑攷 商地名殷本紀契佐禹治水有

功封于商賜姓子氏鄭康成云商國在太華之陽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

之商國帝嚳子萬所封也然則契所封在今陝西商州也左傳襄九年疏引服虔云相土居商邱故湯以

爲天下號尙書今古文注疏謂春秋傳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則商邱是閼伯所

居非契所封之商也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爲縣名左傳疏引釋例云宋商商邱二名一地梁國睢陽也或以漳水之南故殷墟爲商邱者非也據此則與鄭所云在大華之陽者相去甚遠設經家于此多膠輒不濬案襄九年疏云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于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此說最爲分明談商邑者可以得所折衷矣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泉憚于行役故湯喻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案甘誓泰誓收誓發首皆有序引記其誓處與誓意而此與賈誓惟記誓辭者

孔氏謂史非一人辭有詳畧也

夏罪其如台 台孔傳訓我正義以下皆從之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以奈何解如台二字尙書撰異謂

孔氏說不如史記爲長引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乘寡聖人而漸諸道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

顏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尙書句法又班固典引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亦謂奈何而不封禪也尙書今古文注疏亦主史記謂薛綜東京賦注如奈也台何音之轉一切經音義引若頡篇

云奚何也台音近奚故爲何僞傳以台爲我失之案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作其奈何是如台之訓奈何或漢世相傳本有此義第以全書例之如禱台德先台恐德弗類不作我解則文義難明然則傳說殆有未可廢者歟

仲虺之誥 仲虺湯臣名蔡傳以爲奚仲之後蓋據定元年左傳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

居薛以爲湯左相之文而言也趙氏岐謂仲虺即萊朱故朱子集註因之案誥中言惟天生民有欲惟天生聰明時又明于天道者也言克寬克仁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于堯舜惟精惟一之旨亦自昭合非善言德行者不能也且中所陳皆與伊尹之言相表裏孟子以二人爲見知信乎其能見

而知之也

用爽厥師 爽孔傳訓明師訓衆明用其衆言爲主也爾百詩據墨子非命上篇引中虺之誥曰帝伐之惡用

喪厥師中篇曰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

有命湯詩非之謂曰喪師曰闕師與爽師一例此豈吉祥善事而傳乃訓爽明也不與墨子悖乎案爽之爲字有訓明者亦有訓失者說文云爽明也从攷大徐鍇注大其中險縫光也義與孔傳同書太甲先王昧爽

不顯收誓甲子味爽康誥爽惟民大誥爽邦由哲左傳二惠競爽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更諸病壇此數  
爽字皆當从明字之訓爾雅釋言爽差也忒也揚子方言爽過也此失字之義也書故有爽德惟事其爽侮  
詩女也不爽左傳晉侯爽二此數爽字皆當從失字之訓故蔡傳于故有爽德訓失而用爽厥師亦從孔訓  
明蓋義各有當不得執一以概也

王懋昭大德五句 懋勉也懋昭大德蔡傳謂勉明其大德建中于民謂立中道于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  
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  
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其  
有餘裕矣西山真氏曰懋昭大德者明明德也建中于民新民也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  
理則舉錯當而無一事之不中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于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則周旋中禮而無一  
念之不中矣已之中乃民所由中也王者所以爲法後世者道備于身而無缺則法垂于後而有餘矣案真  
氏說精切曉暢體用兼賅足與蔡傳相發此種論議皆非漢儒所能到也

亳

湯誥

亳湯所都蔡傳云在宋州穀熟縣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注云戶鄉殷湯所都又山陽郡濰縣注云湯所都  
皇甫謐非之謂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  
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也此說爲蔡傳所本然不知偃師亦湯都也  
張守節正義曰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南亳即穀熟元和志亦云宋州穀熟縣殷之所都謂之南亳西亳  
即偃師通曲河南偃師縣古亳邑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此其一也蓋湯未伐桀居南亳後自南亳遷西亳  
與葛爲鄰乃居南亳時事皇甫氏未之深考其獻疑也固矣地理今釋穀熟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  
東南四十里戶鄉在今開封府偃師縣西十里歸于亳者曹氏學佺謂不敢私其位是也

惟

惟皇上帝四句 此千古言性之始也蔡傳皇訓大衷訓中若順也言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  
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性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  
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必待  
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道也故曰克綏猷猷案朱子云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則謂之

商書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性。是此二句即易繫辭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義也。湯有天下之初，即能推明其道，而以綏猷自任，可謂知君師之任者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云：唐虞以執中相傳承之者，湯也。然人心道心四語，雖包性命之理，其實未明言之也。湯乃直抉之，以示人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蓋湯之聖學淵微于虞廷所詔之外，知此理得之生初，有君師之職者，當大彰其教于天下，俾氣質之有清濁純駁者，一歸之大同，此所以直接堯舜之心法治法也。

賁若草木二句。賁若草木二句，諸家之說不同。蔡傳賁文之著也，殖生也，言燦然若草木之數，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二孔氏則以大惡既除，天下煥然咸節，若草木同生，華王氏謂草木天之所生，民之所殖，湯之受命，天與之人，歸之蘇氏謂天命福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林氏謂賁當讀為管，陳氏櫟遂謂管諸草木區以別矣，栽培傾覆皆其自取，金履祥則又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則兆民之衆信不欲遏絕之明矣。惟朱子以兆民草木對言，言天命弗差，人物皆遂，與諸說異。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謂諸家說反覆審之，畢竟朱子乃正大不易之論，諸家解多託喻一層，皆迂迴而難通，而王氏陳氏更不免曲為之說矣。

伊訓  
惟元祀一節。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于祠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年之十二月，蓋為書序所誤。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舉也不容伊尹而有之，此足以正其非。又孔謂湯崩太甲即位，是以太甲為嗣，湯也。蔡傳主孟子史記以為嗣，仲壬案邵子經世書無外丙仲壬年號，而朱子集註兩存程趙之說，嗣湯嗣仲壬，遂成不決之言。然質之經文，一則曰伊尹祠于先王，一則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夫祠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而祇見厥祖云者，則為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鄭重言之也。若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貌已定，其非殯宮可知。又竹書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雖殷世尚質，諸君子多以生年為名，勝名庸未可盡信，而外丙仲壬之相繼而立，要不可得而破除也。大紀論有言，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今據經定傳，似蔡氏太甲嗣王為嗣，仲壬而王之說，北孔傳為優矣。

惟元祀一節。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于祠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年之十二月，蓋為書序所誤。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舉也不容伊尹而有之，此足以正其非。又孔謂湯崩太甲即位，是以太甲為嗣，湯也。蔡傳主孟子史記以為嗣，仲壬案邵子經世書無外丙仲壬年號，而朱子集註兩存程趙之說，嗣湯嗣仲壬，遂成不決之言。然質之經文，一則曰伊尹祠于先王，一則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夫祠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而祇見厥祖云者，則為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鄭重言之也。若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貌已定，其非殯宮可知。又竹書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雖殷世尚質，諸君子多以生年為名，勝名庸未可盡信，而外丙仲壬之相繼而立，要不可得而破除也。大紀論有言，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今據經定傳，似蔡氏太甲嗣王為嗣，仲壬而王之說，北孔傳為優矣。

惟元祀一節。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于祠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年之十二月，蓋為書序所誤。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舉也不容伊尹而有之，此足以正其非。又孔謂湯崩太甲即位，是以太甲為嗣，湯也。蔡傳主孟子史記以為嗣，仲壬案邵子經世書無外丙仲壬年號，而朱子集註兩存程趙之說，嗣湯嗣仲壬，遂成不決之言。然質之經文，一則曰伊尹祠于先王，一則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夫祠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而祇見厥祖云者，則為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鄭重言之也。若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貌已定，其非殯宮可知。又竹書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雖殷世尚質，諸君子多以生年為名，勝名庸未可盡信，而外丙仲壬之相繼而立，要不可得而破除也。大紀論有言，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今據經定傳，似蔡氏太甲嗣王為嗣，仲壬而王之說，北孔傳為優矣。

惟元祀一節。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于祠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年之十二月，蓋為書序所誤。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舉也不容伊尹而有之，此足以正其非。又孔謂湯崩太甲即位，是以太甲為嗣，湯也。蔡傳主孟子史記以為嗣，仲壬案邵子經世書無外丙仲壬年號，而朱子集註兩存程趙之說，嗣湯嗣仲壬，遂成不決之言。然質之經文，一則曰伊尹祠于先王，一則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夫祠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而祇見厥祖云者，則為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鄭重言之也。若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貌已定，其非殯宮可知。又竹書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雖殷世尚質，諸君子多以生年為名，勝名庸未可盡信，而外丙仲壬之相繼而立，要不可得而破除也。大紀論有言，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今據經定傳，似蔡氏太甲嗣王為嗣，仲壬而王之說，北孔傳為優矣。

惟元祀一節。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于祠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年之十二月，蓋為書序所誤。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舉也不容伊尹而有之，此足以正其非。又孔謂湯崩太甲即位，是以太甲為嗣，湯也。蔡傳主孟子史記以為嗣，仲壬案邵子經世書無外丙仲壬年號，而朱子集註兩存程趙之說，嗣湯嗣仲壬，遂成不決之言。然質之經文，一則曰伊尹祠于先王，一則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夫祠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而祇見厥祖云者，則為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鄭重言之也。若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貌已定，其非殯宮可知。又竹書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雖殷世尚質，諸君子多以生年為名，勝名庸未可盡信，而外丙仲壬之相繼而立，要不可得而破除也。大紀論有言，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今據經定傳，似蔡氏太甲嗣王為嗣，仲壬而王之說，北孔傳為優矣。

惟元祀一節。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于祠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年之十二月，蓋為書序所誤。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舉也不容伊尹而有之，此足以正其非。又孔謂湯崩太甲即位，是以太甲為嗣，湯也。蔡傳主孟子史記以為嗣，仲壬案邵子經世書無外丙仲壬年號，而朱子集註兩存程趙之說，嗣湯嗣仲壬，遂成不決之言。然質之經文，一則曰伊尹祠于先王，一則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夫祠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而祇見厥祖云者，則為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鄭重言之也。若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貌已定，其非殯宮可知。又竹書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雖殷世尚質，諸君子多以生年為名，勝名庸未可盡信，而外丙仲壬之相繼而立，要不可得而破除也。大紀論有言，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今據經定傳，似蔡氏太甲嗣王為嗣，仲壬而王之說，北孔傳為優矣。

惟元祀一節。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于祠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年之十二月，蓋為書序所誤。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舉也不容伊尹而有之，此足以正其非。又孔謂湯崩太甲即位，是以太甲為嗣，湯也。蔡傳主孟子史記以為嗣，仲壬案邵子經世書無外丙仲壬年號，而朱子集註兩存程趙之說，嗣湯嗣仲壬，遂成不決之言。然質之經文，一則曰伊尹祠于先王，一則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夫祠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而祇見厥祖云者，則為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鄭重言之也。若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貌已定，其非殯宮可知。又竹書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雖殷世尚質，諸君子多以生年為名，勝名庸未可盡信，而外丙仲壬之相繼而立，要不可得而破除也。大紀論有言，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今據經定傳，似蔡氏太甲嗣王為嗣，仲壬而王之說，北孔傳為優矣。

惟元祀一節。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正建丑，故以十二月為正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于祠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孔氏謂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年之十二月，蓋為書序所誤。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舉也不容伊尹而有之，此足以正其非。又孔謂湯崩太甲即位，是以太甲為嗣，湯也。蔡傳主孟子史記以為嗣，仲壬案邵子經世書無外丙仲壬年號，而朱子集註兩存程趙之說，嗣湯嗣仲壬，遂成不決之言。然質之經文，一則曰伊尹祠于先王，一則曰奉嗣王，祇見厥祖夫祠先王者外丙以上之通稱，而祇見厥祖云者，則為伊尹將明言成湯之德以訓嗣王，故鄭重言之也。若湯崩而太甲立，湯猶在殯，則殯宮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祇見且曰烈祖，則廟貌已定，其非殯宮可知。又竹書載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雖殷世尚質，諸君子多以生年為名，勝名庸未可盡信，而外丙仲壬之相繼而立，要不可得而破除也。大紀論有言，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今據經定傳，似蔡氏太甲嗣王為嗣，仲壬而王之說，北孔傳為優矣。

鳴條夏所都也陳氏師凱曰鳴條在解州安邑縣地理今釋曰鳴條崗在今山東平陽府  
北三十里接夏縣界括地志高涯源在蒲州安邑縣北南坂口即古鳴條岡是也毫湯所居也通典  
始也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疑傳言造可攻之費者由桀積惡于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于毫也案鳴條之  
都禹都也禹為朝覲訟獄之所歸而桀則為干戈之所指者無他所造不同成敗故因以異也觀于此有天  
下者可自審所處矣

太甲

阿衡 阿蔡傳訓倚衡訓平阿衡謂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案孔穎達謂古  
人所讀倚阿同音故阿亦倚也蔡氏訓阿為倚從孔說也保衡之稱見于說命蔡氏亦曰保衡云云據說命  
言也蘇氏賦謂阿衡猶曰師術父師其官尚父其號蔡氏或曰伊尹之號指蘇氏解也葉氏夢得則以阿與  
保通阿亦保之意是阿衡即保衡也今就諸說參之竊疑保衡乃其正稱阿殆發語辭如後世保曰阿保翁  
曰阿翁之例故曰阿衡似不必訓阿為倚亦不必訓阿衡與保衡為二名也但古無此說姑志之以待質高  
明

自周有終 自周有終周字孔傳而下皆訓忠信蓋據國語忠信為周言也蔡傳仍其說又恐文義有所未備  
復以施氏之言周而無缺者足成之義雖可通然曰自能忠信周而無缺是以有終未免大贊幹旋且伊尹  
前後諛誠之辭皆明白顯易不應於此句獨下一艱深字故朱子答門人問以自周二字為不可曉此先賢  
疑事無質之虛心也後世惟王氏柏以古籀體君字與周字相似謂此當本是君字其以為周者殆傳寫之  
誤也仁山金氏說亦與之同以下四句文勢玩之相亦罔終對嗣王罔克有終言則此下相亦惟終自應對  
君之有終言王氏金氏說實較作忠信訓者為近理而可從也

營于桐宮 桐宮地名傳以為湯墓所在營于桐宮謂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國百詩謂股本紀引鄭康  
成說桐地名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語初不指為墓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此說果爾是漢武帝時已知湯  
葬所矣何劭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所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  
之乎趙岐注孟子亦不云葬地也案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桐地桐亭皆載于虞而薄下乃注云

商書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七

有湯冢馮氏景解春集云薄即亳也皇覽湯冢在濟陰亳縣東北郭去縣三里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縣有伊尹冢杜預亦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說雖不一要湯葬亳自無可疑桐近亳而伊尹營宮其側俾邈先王似亦無可疑也以此觀之尹之營桐誠非無意因不信傳之故而并不信經亦好翻案之過也

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一德蔡傳以為純一之德不雜不二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朱子語類云一德猶易之恆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同德意而非同也言君臣同有此一德爾案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一即常一之謂也若以一德為同德則咸有二字于文義為不通矣鍾天才曰先知先覺不邈不殖各有不雜之德也樂道終身聖敬日躋各有不息之德也此同蔡傳而于義尤賅可見晦翁師弟云云為度越諸子矣

七世之廟

七世之廟二句蔡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穎達正義據祭法王立七廟云謂此篇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所言二祧王肅以為高祖之祖及父也并高祖以下其為三昭三穆或據呂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及禮緯稽命徵曰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股五廟至子孫六孝經鈞命訣曰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廟五禹廟四至子孫五股廟五至子孫六周廟六至子孫十云云為夏商無七廟之證案漢書韋元成傳匡衡告謝毀廟亦謂禘嘗之序雖有過五受命之君射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五廟之說良非臆造然蔡傳所稱見王制孔疏所引則祭法禮器亦有天子七廟明文不經之是從而繼之是信何也

盤庚

盤庚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股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于利害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晉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實諧體也

率爾眾

率爾眾感出矢言顧蔡傳訓呼矢訓誓率爾眾感出矢言謂率爾眾憂感之人而出誓辭以告之也孔傳則訓顧為和與立政召諧訓呼者自相遠戾尙書撰異云孔慈顧音同奮為又同俞說文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



聲故訓爲和感尙書今古文注疏據說文作戚謂指責戚近臣音矢訓陳言呼衆近臣聽其陳言也又曰矢  
正也或是正言二家說皆與常解不同案說文頁部顛呼也从頁蕭聲讀與肅同引商書率顛衆感是呼乃  
顛之本義撰異以管籥通之未免曲爲之說惟感字或係衛包所改古干戚親戚感皆同字鄭康成周禮  
注盤庚遷于段譜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則以衆戚爲貴戚近臣于下文由乃在位等句尙爲貴  
串但上民不適有居成據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文訓適爲悅不適有居謂不悅新邑則不若仍作憂戚之感  
爲不煩辭震陳正二義于矢字皆不相通然論語夫子矢之之矢朱註亦作誓訓是蔡傳固未可輕議也

于今五邦 五邦之說孔傳以毫蕞相耿合盤庚所遷之殷爲五邦馬融鄭康成以商邱毫蕞相耿爲五邦案  
經言先王明是追述往蹟與今無涉且上篇未遷時作益不得逆敘所遷之殷爲五蔡傳故從孔氏而疑其  
辭至馬鄭以商邱毫蕞相耿爲五邦無論前八遷以湯終後八遷以湯始一事未便兩闢卽因遷毫而無數  
商邱于文亦闕牽涉若會商邱而專數遷毫又僅得四遷于是有引史記遷邢之文謂祖乙再遷以足其數  
者不知邢案隱者耿是耿卽邢也不可以爲祖乙兩遷明甚或據竹書紀年祖乙二年自耿遷庇南庚三年  
遷奄合之仲丁遷冀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爲五邦此雖無以見其必然然于上下文勢不背而祖乙兩遷  
不致如耿邢字異地一之失似亦有可從也

若顛木之有由與 顛卽也由說文作粵粵作楫弓部粵下云粵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尙書若顛木之有由楫  
又曰古文言由楫木部楫字下云伐木餘也从木獻聲亦引商書作若顛木之有由楫或楫字也从木薛  
聲又云木古文楫字从木無頭楫亦古文楫字尙書撰異謂古文言由楫徐鍇本無此五字古文者謂孔安  
國所傳壁中古文也據此一處是許君親見孔壁尙書之證其先引今文而後附見古文明今文作粵而古  
文作由也徐謂說文無由字緣古文省弓而後人因之通用爲因由等字如其說則粵字下不應曰从由聲  
也且說文全書內如水部之油木部之柚邑部之邨山部之岫之類皆以由爲聲是說文自有由字不知在  
何部而脫佚其音義俱不傳耳况許謂古文言由則作粵之爲歐陽夏侯尙書雖然矣近人不察乃以作粵  
者爲眞古文謬已案由孔傳訓用本釋詁文但用楫之語徐鼎臣已証其不通左傳注木再萌芽謂之由昭  
八年傳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字對上文卒滅言亦有萌芽之意蔡傳所爲主說文也或據詩序由儀萬物之  
生各得其宜也以生訓由以儀訓宜謂此由字亦當作生訓然木生條云云已具有生義不必另爲立解也

至枿之與櫛彼此乖異者蓋枿本作櫛寫從俗作枿而櫛又櫛之或體故不同也顧木聲秋由與聲股則

蔡傳得之

今汝聒聒 聒聒蔡傳訓曉曉多音是以聒為讀聒之聒也攷說文耳部聒字云謂語也不引此書惟心部

字注云拒善自用之意从心聒聲引商書曰今汝慤慤重文聒字云古文从耳作聒此古文謂壁中故書也

唐以前尚書作慤故釋文大書作慤慤而注音故活反馬融亦訓為拒善自用之意自衛包改慤為聒開寶

中李昉等又改釋文而慤字遂不可復識矣然玉篇心部慤字云人無知也耳部聒字云無知貌廣韻慤

字亦云愚慤無知此皆用孔傳無知貌之訓是為鄭王孔本本同說文作慤無疑尋衛包之改慤為聒者大

約因正義引鄭注慤讀如聒耳之聒難告貌云云故耳不思鄭云難告與許為拒善自用孔傳無知之貌皆

言其不可教誨不知語言絕非多言譎諱之謂且漢人注經凡言讀為者易其字讀如者他異其音鄭氏讀

如聒耳之聒亦謂慤音同聒非訓慤為聒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古文聒字從小篆作慤而許叔重仍之

於聒字初不相涉段氏玉裁辨此至詳然則蔡傳讀聒之訓及集韻讀聒通聒說經家以為皆惑于天寶後以

之尚書諒已

予若觀火三句 予若觀火三句先儒音義互異孔傳訓觀為視蔡仲默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摶識不

能制命而成汝過失用孔氏說也賈公彥疏因周禮夏官注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下文云今燕俗名湯貌

為觀謂盤庚告其不欲徒而匿情者予若觀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或又據說文火部炳字下云炳火

光也从火出聲商書予亦州謫類篇引此云火不光也遂以經意為言我如燿火之不用其光謂無絲絲之

光也而謀字則从莊氏述祖說屬之下句作字訓為謀作乃逸音謀為汝安居耳近世宏博家多主此義案

鄭云讀如觀火之觀不過謂燿字當音觀而已非以書之觀火為即周官之燿火也其引燕俗之言亦謂湯

熱可呼觀則火熱之可呼觀故讀燿如觀也且詳鄭意燿在乎聲韻音古丸切自唐初作正義時不知漢儒

讀為讀若之別致有賈疏之誤好異者又從而附會之經旨愈益支離矣至拙字許所據尚書作州常是古

治尚書者或曲授周禮以釋觀火或皮傳說文以釋拙謀皆好異之過也

不暴作勞 暴蔡傳訓強不暴作勞謂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蓋用二孔舊解也釋文暴

作昏馬本同或作昏爾雅昏皆訓強故兩存之俗書撰異正義引鄭注昏讀爲昏勉也是古文經本作昏  
鄭讀爲昏故一本作昏文選册魏公九錫文昏民昏作李善注引弗昏作勞而孫炎爾雅注昏松之三國志  
注俱作不昏作勞張衡西京賦亦云昏于作勞然則古本昏作昏也昏訓強固可通而鄭必讀爲昏訓勉者  
必求其音義親切也又云古音昏聲在第十三部民聲在第十二部昏从氏省不从民俗認爲民聲作昏  
故唐高宗有詔改葉昏二字不知昏非从民也據此則諱昏作昏適合古字亦謂小學者所當曉也

相時儉民 釋詁云相視也時是也儉民蔡傳以爲小民此本馬融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之意說文儉說也儉  
利于上依人也字又作慈慈字下云疾利口也从心冊聲引爾雅相時慰民隸釋所載古經殘碑又作斲斲  
卽斲也大徐本作从心从冊小徐本作从心冊聲尙書撰異云許於女部册字下云从女册省聲則此當亦  
爲册省轉寫詭脫耳册省聲與散字異音同爲說文音者因今文儉字在閉口部遂讀愆亦息廉反殊失古  
音據此則愆之與儉義同音異今本作儉从梅氏古文尙書本也廣雅釋詁云鐵利也方言鐵少也儉字之  
音與鐵相近故馬氏以利及小釋之音同則義得通也

誕咎用亶 孔傳誕訓大亶訓誠咎用亶言大用誠于衆也蔡傳及諸書皆從之蓋古今來惟誠可以動物  
故誕告用亶然後登進厥民而告之林氏謂借在言前者是也亶釋文音丁但反馬融本作單而讀爲亶與  
維語乃單文祖德同案小雅常棣亶其然乎毛傳訓亶爲信天保俾爾單厚毛亦訓單爲信又桑柔逢天俾  
怒釋文云本亦作亶釋卽單字而云亦作亶者則亶單字同而毛傳訓俾爲厚昊天有成命單厥心毛傳亦  
俱訓單爲厚者爾雅釋詁云單字兼誠與厚二義單與亶字字同又同訓厚則亦得同訓爲誠是孔蔡諸  
家之說初不異于毛鄭也

鮮以不浮于天時 天時指災變言浮字諸家多作行訓惟東坡蘇氏訓勝言古謂過爲浮浮之爲言勝也言  
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而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之奇謂如蘇氏  
說乃與上下文相貫古人謂名勝實者爲名浮于實又有天人相勝之說天之降災于人宜其國遂至于危  
敗禍亂而不可救而先能與其民同心協力擇利而遷是以安存而無虞是修其人事而能勝其天時者  
矣案亶字有云天之愛人君至無已也非甚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惟示之禍災而尙不知敵惕者殃  
敗乃至則上下協和備禦有道洵足消弭天變矣蘇氏勝字之訓所以遠過諸家也